

编者按

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将至，孩子们满怀欢喜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，而一群“老小孩”的心里，也翻涌着别样的情愫。今天，我们邀请以当代著名作家、编剧衣向东为首的栖霞作家，回望他们的童年时光，分享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儿童节故事。

昨晚几位年过花甲的老同学来我家聚餐，席间相互祝酒，必然要寻找祝酒的理由，都是哄人开心的吉祥话。一位同学给我祝酒的时候竟然说：“过几天就是‘六一’儿童节了，预祝你儿童节快乐！”

众人听后，开心大笑。一位女同学借题发挥，提议我们四个男同学每人讲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故事。四位男同学相互作歌，都是一脸茫然，推我先讲，因为我是作家，会讲故事。

我一时语塞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对于“六一”儿童节的记忆很模糊，印象中有过，又似乎没有。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学校，很少组织学生过“六一”。倒是这两年我退休后，每逢“六一”儿童节，都会收到朋友的一些短信，祝我儿童节快乐。我明白朋友的用心，希望我这个老顽童越老越有童心。

见我迟迟不语，女同学提醒说，你没陪女儿过“六一”儿童节吗？你可以讲讲陪女儿过儿童节的故事。我摇摇头，女儿的儿童节都是在学校跟老师同学欢度的，印象中我从来没陪过她……突然间，我“啊哟”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想起一个跟儿童节有关的故事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讲。”

女同学催促我说：“别故弄玄虚了，快讲。”这个故事发生在18年前“汶川大地震”发生后的救灾期间。当时我受公安部宣传

局委托，去地震灾区采访一线公安民警，在废墟中行走了半个月。恰逢“六一”儿童节这天上午，我赶到了什邡市蒲氏镇龙居中心小学。刚走到学校门口，我的心就被刺疼了。龙居中心小学的大门口，张贴了几张大白纸，是遇难孩子的名单，上面的名字密密麻麻的，有几百人。

走进校园后，扎入眼睛的就是一片废墟，以及废墟上散落的课本书包。废墟前，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竖起一块石碑，石碑上刻着一个大大的“奠”字，前面摆放了一堆满是尘土的书包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不用问，这些书包的主人已经在地震中罹难。如果没有这场灾难，这些书包的主人，此时应该在这片宽阔的广场上欢度自己的节日。

废墟的一块大水泥板上，贴了两张照片，一男一女，是龙居中心小学遇难的老

师。十几位小学生站立在照片前，正在摆放几朵玫瑰花。孩子们无处过节，于是就来到这里陪伴他们远去的老师。

在摆放玫瑰花的男孩当中，我看到一位胳膊上打着绷带的孩子，估计是在地震中受伤的，于是问他：“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张帅。”

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北京市文学艺术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百花文学奖、中国解放军文艺奖、天津津品工程奖、第二届方志敬文学奖、第二届阳翰笙剧本奖、首届胶东文学奖、第二届胶东文学奖等几十个奖项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牟氏庄园》《站起来说话》《向日葵》《身份》《无处藏心》《乐道院》《曾在部队扛过枪》等二十多部。影视剧有《牟氏庄园》《我们的连队》《护卫者》《好人冯玉》《将军日记》《像兄妹一样手拉手》等二十几部。

他的作品扎根生活，兼具军人风骨与乡土情怀。他用文字讲述中国故事，传递人文温度。其长篇小说《牟氏庄园》改编为电视剧后，热播全国，有力推动了栖霞旅游事业的发展。

孩子，今天是你的节日

衣向东

“多大了？”
“12岁，还不到。”
“地震那天，你在几楼？”
“三楼。”
我心里一惊：“三楼？你好厉害，怎么跑出来的？”
“老师保护我们跑出来的。”这名叫张帅的男孩转身指了指水泥板上女老师的照片，说：“就是她。”
我仔细看了看女老师的名字，她叫向

倩。我突然想起，温家宝总理到龙居中心小学慰问救灾官兵的时候，部队从废墟中挖出一名女老师，名叫向倩。地震发生的时候，她没有自己逃离，而是组织学生逃生，最后自己被废墟掩埋了，临死时还抱着3名学生。她才21岁，就永远地跟她心爱的学生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
说完，张帅哭了，大颗泪珠从眼眶滚落出来。

这时候，旁边一位中年男人走过来说：“你拿着吧，谢谢叔叔。”

张帅接过钱，用哽咽的声音说了一声：“谢谢叔叔。”

我抱住张帅，连连摇头。孩子，这声谢谢太重了，叔叔担当不起；这声谢谢不应该出自你的嘴里，而应该是我。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自尊，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样的泪水最宝贵，什么样的生活最幸福！孩子，你不对我说这声谢谢……

从他的眼神和泪水中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自尊的孩子，尽管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却仍很坚强。我知道，同情他其实是一种错误，对他来说，同情是心中一种痛。

我给他擦去泪水，说：“孩子不哭，今天是你的节日，‘六一’儿童节，你能给叔叔笑一个吗？”

孩子用力点了点头，含着泪水对我笑了笑。我笑了，我却哭了。

我的故事讲完了，几位同学都沉默着。女同学站起身，端起茶杯说：“来吧，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孩子们，还有我们这些老小孩，儿童节快乐！”

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，儿时住在农村。

农村儿童的生活，并不枯燥。大自然中有无尽的乐趣，上学时，课间与小朋友一起在操场上疯跑、玩游戏，放学后捉虫、爬树、摘果子，去河里玩水、捉鱼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帮家里干农活。虽然辛苦，但磨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性格，长大后发现受益无穷。

小学生一年中最向往的节日，便是“六一”儿童节。因为这一天可以不上课，集体观看演出，家长还会给额外的奖励。我和姐姐每年都是在“六一”这天开始穿裙子，像是一个迎接夏天的仪式。

我上小学时，学校每年“六一”前都要排演文艺节目，在“六一”这一天进行汇报演出，观众是学校的全体师生和村里的乡亲。每隔两年还要参加乡里的汇演。我们村是一个大村，比较富裕，学生也比别的村多，乡里的汇演一般都在我们村举办。

我的母亲是村学校的教师，多才多艺，所以每年参加汇演的节目多数由她负责编排。她会从各年级中挑选学生参加排演，被选中的学生都倍感自豪。母亲编排的节目兼顾各种演出形式，唱歌、跳舞、快板、小话剧等，样样都有。每次参加乡里汇演，她编排的节目都会拿奖，是乡里有名的教师能手。

有一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村里要举办集体婚礼。除了正常的汇报演出，学生的演出还可以为婚礼助兴，使集体婚礼更加隆重、喜庆、热闹。于是，母亲精心编排节目，演员则利用课后时间加紧排练。

我参加了一个小话剧的排练，内容是一群解放军战士在山上集体凿石头，有几名学生也跟着一起凿，大家边凿边干，叮

叮当当得很带劲。突然，我演的小学生被锤子砸到手了，解放军叔叔赶快上来为我包扎。全剧要体现出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。

我在其中唯一的一句台词是：“哎呀，锤子砸到我的手啦！”这是全剧的高潮部分，要引起观众的注意。那时演出没有电子设备，台词必须大声喊出来。从小就是个特别害羞的小女孩，为了这一句台词，我挨了母亲很多训斥。她嫌我声音像蚊子一样小，体现不出画龙点睛的效果。那段时

主角

于少晶

间，同学见了我都要笑，冲着我喊：“哎呀，锤子砸到我的手啦！”

演出安排在村委会的大院里。那里有一个戏台，是村里的活动中心，村里开大会、春节请剧团来演出也在那里。到了“六一”这天，会场气氛十分热烈。戏台上挂着红色的横幅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村里举办这样的集体婚礼是很罕见的事，新娘都穿着红色的婚服，男女胸前都戴着一朵红花，其中还有两个新郎穿着军装。在我眼里，新娘都是一个模样，笑盈盈一脸幸福。

婚礼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。他宣读了每一对情侣的名字，并当场发放了红色的结婚证。接着，书记又讲了好长一段话，大

意是要求新郎新娘结婚后要孝敬长辈，听党的话，好好生产劳动。

接着便是学生们的演出，新郎新娘坐在台下的最前排。这是孩子们的节日，演员郑重其事，观众也十分投入。为了这一天的表演，我紧张得早晨都吃不下饭，早早起来收拾好，跑到学校等着集合。化妆的时候，母亲又叮嘱我说：“你是主角，一定要记住，声音要响亮，要让台下的人都能听得见。”

到了我的节目，大家在台上叮叮当地边唱边凿石头，我的心也像那起起落落的锤子一样，咚咚地响。我不敢朝台下看，只专注于自己手里的道具。到了该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心中猛然涌起一股勇气，大声响亮地喊道：“哎呀，锤子砸到我的手啦！”那一刻，我忘记了羞怯，表现得十分勇敢，正如我所扮演的角色。接着便有人上来为我包扎，然后是合唱收尾，演得十分顺利。谢幕后，台下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“六一”过后，有一天，我独自从村东边的一排房屋前走过，见一家门前的树下有三名妇女坐在那里织布。其中一个年轻的小媳妇穿着红衣服，面容俊俏。她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盯着我看，然后说：“这不就是那个演节目的小闺女吗？过来，让我看看。”我不知道地站住，望着她红润的脸。

她端详着我，说：“真俊，演的节目也好。”

我羞得脸都红了，不敢抬眼，扭头快步跑开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那个新媳妇的模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。算起来，她如今也有六七十岁了。现在的夫妻都有结婚纪念日，不知她是否还记得，她的结婚纪念日是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是否记得那个演节目的小闺女？

历历在目。

随后，文艺汇演开始。清脆稚嫩的声音在舞台上飘荡，朗朗上口的快板、灵动优美的舞蹈、独唱、大合唱、小品等节目溢满了同学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，台下的同学们目光紧紧盯着舞台，眼眸里充满羡慕与欢乐。

这样的文艺表演虽然简单，却充满快乐，凝聚着我们的汗水与梦想。

“一天很短，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，就已经手握黄昏。”时光匆匆，“啪”的一下，就把我们这代人推向暮年。如今，我的外孙已经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，每年过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我都陪他一起去学校参加庆祝活动。

现在的孩子过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活动更加丰富。除了传统的文艺表演和游戏活动外，学校还组织孩子们看科技展览、艺术展览，或者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，让孩子体验不同的文艺场景和游戏，让“六一”变得更加有趣。学校里还会根据不同孩子的爱好，安排绘画、音乐、写作等活动，让他们表达内心世界的情感，或者组织心理辅导活动，让孩子们释放压力，做到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。

无论在哪个年代，“六一”儿童节都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希望和梦想。愿岁月的长河，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不同年代孩子的童年和美好时光。

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早已不再是我们“60”后的节日，但回忆起来，我还是很兴奋、很幸福、很满足。

我们那个年代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可能是母亲早晨做的一个葱油饼，可能是一块糖，也可能是一件向往已久的新衣服……

总之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些都是美好的，令人向往的。

记得从一年级开始，每年过“六一”，我都是学校文艺演出的主角，负责主持。“六

一”的前夜，我总是兴奋得难以入睡，把演出时要穿的裙子放在枕头边，时不时瞅一眼，摸一下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记得那年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早晨，我和太阳一起早早醒来。斑驳的光透过窗棂，母亲精心为我梳头、化妆。镜子里，穿着小花裙的我特别好看，两条小辫随着我晃动的小脑袋欢快地摆动，鲜艳的红灯笼特别醒目。走在上学的路上，一阵风拂过脸颊，自己都能闻到脸上的胭脂香，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大多数参加演出的女孩跟我一样，身穿碎

花裙子，两条小辫子随着步伐一左一右地晃动。男孩大多穿着白衬衫、蓝色裤子、白球鞋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藏不住的兴奋。

在我们学校，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的活动之一，是新一批少先队员入队。这是一件让我最难忘的事情。当高年级的少先队员帮我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的一刹那，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召唤，每个人都在心里默念：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！那场景至今记忆犹新，

难忘的欢乐时光

高翠玉

花裙子，两条小辫子随着步伐一左一右地晃动。男孩大多穿着白衬衫、蓝色裤子、白球鞋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藏不住的兴奋。

在我们学校，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的活动之一，是新一批少先队员入队。这是一件让我最难忘的事情。当高年级的少先队员帮我们戴上鲜艳的领巾的一刹那，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召唤，每个人都在心里默念：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！那场景至今记忆犹新，

成为小学老师已经10年有余，每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都是我和孩子们共同期盼的节日。这一天，孩子们褪去统一的校服，穿上心爱的漂亮衣裳站上舞台，带着喜欢的零食与伙伴尽情分享；这一天，我们放下书本与课业，尽情享受童真与欢乐。儿童节，不仅是属于孩子的节日，更是我作为一名小学老师，感受爱与温暖的特殊时刻。

今年的儿童节即将到来，校园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息。热闹的筹备、孩子们雀跃的身影，让我想起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——佳怡。我和她的师生缘分很短，不到两个学期，可就是在3年前的节日庆典那天，她用一颗最纯粹的童心，送给了我一份永难忘怀的感动。

那天，全校师生欢聚一堂。教学楼下彩旗飘扬，人声鼎沸，联欢会即将拉开帷幕。我从教学楼走出来，沉浸在节日的热闹喧嚣中，一个小小的身影突然冲到我面前：“高老师，您等一下！”

“佳怡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班不是已经集合了吗？”

“我是来等您的，我猜您会经过这里。”不等我多问，她红着脸轻声说：“高老师，您在这等等我一下。”说完，她便噤声跑上楼。

楼下广场欢声阵阵，楼梯口却格外安静。我等候了许久，终于看见她小跑着回来。她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塑料文具盒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认真地说：“高老师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。”

我接过盒子轻轻打开，又惊又喜。盒子里面装满了她珍藏的小物件：带着蝴蝶结的装饰扣、黄色的小葫芦项链，还有一串印着我名字的珠链。

一瞬间，感动在心底溢开。我忍不住猜想，她攒了多久才集齐这些小东西？又是悄悄拜托谁，在珠链上刻下我的名字？她一定是把自己眼里所有好看、珍贵的宝贝，一点点

足够幸福。

40年光阴流转，当年那个乡下孩子，已扎根在小学教育的热土上，在大队辅导员的岗位上默默坚守了十几年。如今，新时代孩子们的“六一”，早已换了模样。

现在的“六一”，校园里布置一新，彩色的气球、鲜艳的队旗、专业的舞台、音响灯光等一应俱全。孩子们唱歌跳舞，个个自信大方，眼里闪着光芒。

每年最让我动容的，是新队员入队仪式。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首批加入少先队，这份荣誉分量十足。从筹备到训练，我常常忙得脚不沾地，可每当仪式开始，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。看着小队员们双手捧着红领巾，眼神虔诚，举起稚嫩的拳头用清澈的声音宣誓，我总会热泪盈眶。有些孩子因没能首批入队红了眼眶，那份对红领巾的渴望纯粹又真挚——我心疼他们的小委屈，更欣慰于他们对光荣的追求。

50多岁的我，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渴望过“六一”的孩童。可每当站在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校园里，看着稚嫩的队旗，看着红领巾随风飘扬，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我怀念40年前简单纯粹的时光，更珍惜眼前的幸福——珍惜孩子们被爱包围的童年，珍惜这个新时代，珍惜我能陪伴他们、守护他们的每一天。

幸福——珍惜孩子们被爱包围的童年，珍惜这个新时代，珍惜我能陪伴他们、守护他们的每一天。

老师的「六一」

高春荣

收藏起来，在“六一”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细心摆放整齐，郑重地送给早已不再教我的我。

佳怡刚上一年级时，我曾是她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一年级结束时，我因待产离岗，我们的师生缘分就此结束。再次遇见时，她已经升入二年级，有了新的语文老师。平日里我们见面很少，偶尔见面，她总是欢快地跑到我身边，给我鞠躬，清脆地喊一声：高老师好！

还记得我离岗之后，佳怡的妈妈常常和我说，孩子一直很想念我。我总宽慰家长，孩子慢慢就会适应新的老师。可我没想到，二年级时她看见我，仍会兴冲冲地扑过来；三年级登台表演时，还特意邀请我客串妈妈牵她上场；四年级的儿童节这天，她又悄悄为我准备了这份满怀心意的礼物。

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就是这个女孩心中最好的老师。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我只能无言地拥抱她。

如今的佳怡已经升入初中，却依然不忘给我节日的祝福。后来我常常反思，我究竟哪里值得一个孩子长久地牵挂？她刚入学时，总是又慢又笨拙。放学收拾书包丢三落四，走出教室才想起忘带水壶；冬天站队，别人早已排好队伍，她还在慢悠悠地找帽子、戴手套，总是最后一个走出教室。我没有因为她拖沓而呵斥责备，而是耐心地陪她寻找，提醒她提前整理，静静等她跟上大家的脚步。原来，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温柔，在孩子心里，竟如此回味无穷。

我们总是教育学生要学会感恩，可走过岁岁“六一”我才明白，真正需要感恩的，其实是我们老师。我们付出的一点善意与耐心，换来的却是孩子长久的牵挂与奔赴。很多人说我对孩子太好了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学生带给我的温暖，远比我给予他们的多。

今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又会有什么惊喜？我真的很期待，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温暖和祝福。

童年难觅心未老

刘斌

瞬间，感动在心底溢开。我忍不住猜想，她攒了多久才集齐这些小东西？又是悄悄拜托谁，在珠链上刻下我的名字？她一定是把自己眼里所有好看、珍贵的宝贝，一点点

足够幸福。

40年光阴流转，当年那个乡下孩子，已扎根在小学教育的热土上，在大队辅导员的岗位上默默坚守了十几年。如今，新时代孩子们的“六一”，早已换了模样。

现在的“六一”，校园里布置一新，彩色的气球、鲜艳的队旗、专业的舞台、音响灯光等一应俱全。孩子们唱歌跳舞，个个自信大方，眼里闪着光芒。

每年最让我动容的，是新队员入队仪式。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首批加入少先队，这份荣誉分量十足。从筹备到训练，我常常忙得脚不沾地，可每当仪式开始，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。看着小队员们双手捧着红领巾，眼神虔诚，举起稚嫩的拳头用清澈的声音宣誓，我总会热泪盈眶。有些孩子因没能首批入队红了眼眶，那份对红领巾的渴望纯粹又真挚——我心疼他们的小委屈，更欣慰于他们对光荣的追求。

50多岁的我，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渴望过“六一”的孩童。可每当站在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校园里，看着稚嫩的队旗，看着红领巾随风飘扬，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。我怀念40年前简单纯粹的时光，更珍惜眼前的幸福——珍惜孩子们被爱包围的童年，珍惜这个新时代，珍惜我能陪伴他们、守护他们的每一天。

幸福——珍惜孩子们被爱包围的童年，珍惜这个新时代，珍惜我能陪伴他们、守护他们的每一天。